

试论奥斯丁笔下的女性与婚姻

杨晓莲¹, 李 芳²

(1.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400031; 2.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英国女作家奥斯丁一生短暂,只完成了六部小说,这六部小说都以女性婚姻为主题,题材虽然狭小,却反映出奥斯丁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本文从四个方面来阐释了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婚姻:以结婚为目标的婚姻,以财产为目的的婚姻,虚伪的金钱婚姻,理想中的婚姻等。奥斯丁的伟大正在于她用小小的婚姻反映了宏大的世界,因为她描写的婚姻不仅折射了当时社会的金钱本质,还寄托着她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思索。

【关键词】奥斯丁; 上等社会; 女性; 婚姻; 财产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51-04

大卫·塞西尔说:“有人不喜欢她的作品,正如‘也有人不喜欢阳光和无私精神’”^[1],而她自己却说在世上敢于当女作家的人中间,她是最没有学问,最无知识的一个。这就是奥斯丁——一位曾经倍受争议的英国女作家。她用“充满讽刺幽默的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精神和她的女性的纤细”^[2]为我们再现出一个纷繁的婚姻世界——一个操纵女性命运的婚姻世界,从而撩开了上等社会(作者注:这里的“上等社会”主要是指上等社会的下层)女性生活的面纱。

一 以结婚为目标的生活

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大多来自18世纪英国乡间的体面人家,在那“小巧舒适的,古老的英国式世外桃源”^[3]里,她们过着淑女应有的生活:

1、学习才艺。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上等社会的女性需要为进入社交界做好准备,即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或被送进女子学校学习才艺:一是“平凡”的才艺,像装饰台桌、点缀屏风这类手工;二是“高雅”的才艺,是指歌唱、绘画、跳舞、欣赏音乐、学习现代语文等;三是“进步”的才艺,通过广泛的阅读,开阔眼界,掌握一些实用的知识。学习才艺是培养高雅的情趣和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才艺能让她们在交际中更具魅力,玛丽安·达西伍德(《理智与情感》)就是用动人的歌喉敲开了布兰登上校沉寂的心的。

2、严守礼仪。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把礼仪看作是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中流露的优雅风度,它是社会身份的标志,决定一个人受尊重的程度。如玛丽安·伯特伦(《曼斯菲尔德庄园》)与情人私奔后的名誉扫地,爱玛(《爱玛》)对贝茨小姐的无礼受到的指责等等。严守礼仪对于上等社会的女性来说至关重要。

3、忙于交际。对于上等社会的女性来说,成年是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因为一旦成年,她们就拥有了“自由”交际的权力,这将会为她们封闭的生活增添情趣,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们的美丽也许会引来某位年轻富有的绅士的注意。班纳特太太对女儿们有一番心腹之言:“老实跟你们说吧,我们老夫妇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哪儿有兴致天天去交朋友,可是为了你们,我们随便什么事都乐意去做。”^[4]可见交际对上等社会女性有多重要。在尼日菲的舞会上,吉英·班纳特的美貌就让彬格莱沉醉;在曼斯菲尔德的舞会上,芬妮·普莱斯也生平第一次光彩照人……我们不能不感叹舞会的魔力,女性仿佛从红地毯的这一头走进舞会,就从它的另一头跨进了教堂。喝茶、闲谈、散步……也都成为了淑女绅士们表露爱意和倾吐相思之情的最佳方式。

4、猎取夫婿。在《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开场白:“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这样看来,上等社会女性对夫婿的争夺是在所难免的了。在《傲慢与偏见》中,为了诋毁伊丽莎白,彬格莱小姐就不惜牺牲自己的“淑女”风范;在《爱玛》中,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爱玛无端的提防简·费尔法克斯……这些竞争中的女性让人想起围猎中的猎手。

学习才艺、礼仪——被领入社交界——猎取夫婿——结婚,这些上等社会的女性生来便在为出嫁做准备,就像蝉蛹一样,数年来被深埋地下,仅为短暂的几天光明,而她们不过是为了某一天能踏进婚姻的殿堂罢了!可是,在当时的上等社会,女性除

了婚姻之外几乎毫无选择。

二 以财产为目的的结合

让我们来看看奥斯丁的《爱玛》中的三个人物:

爱玛·伍德豪斯是哈特菲尔德庄园主的女儿,她漂亮,聪明,富有,“她象一位出色的君主一般,把她的海伯里臣民的幸福放在她个人利益之上”,^[5]无暇顾及终身大事。她的观念是:人穷,过独身生活才被人看不起;有钱的单身女人总是受到尊敬的。

贝茨小姐,海伯里前任教区长的女儿,一个好脾气,庸俗,糊涂的老处女。她家道中落,和年老体衰的母亲用一笔为数很小的收入糊口度日。她虽然善良,真诚,却是众人轻视嘲笑的一个人物。

简·费尔法克斯,贝茨小姐的外甥女,一个漂亮优雅的女孩,称得上是德才兼备,可以说比爱玛更加完美。因为家境贫穷,她不得不在二十一岁时去做一名仰人鼻息的家庭教师;最后又终因自己对这一职业的恐惧,不惜嫁给弗兰克·邱吉尔这样一个毫不值得尊重的花花公子。

奥斯丁描绘的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真实”,^[6]他们常常是“乡间村庄的三、四户人家”。^[7]他们虽然拥有仆人、马车,维持着上等社会起码的体面生活,但却也时常感到手头拮据。在《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磅,刚够一家子的开支;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普莱斯家穷得要将女儿送给别人教养……可更不幸的是,这些人家通常又养了一大群的孩子,并且其中还有好些个都是女孩,这样一来,这些没有财产,或者略有财产的女孩的生计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她们要自谋生路,就只有成为报酬低,工作苦,仰人鼻息,且几乎没有改善和摆脱的希望的教育者。

不愿做教师,又不愿成为贝茨小姐那样的老处女,为了逃避贫困,结婚自然成了上等社会女性的最佳选择。夏绿蒂·卢卡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夏绿蒂·卢卡斯已经二十七岁了,却从未有过“风流韵事”,连卢家的男孩子们都为她快要成为老处女了而着急。当那个愚蠢,自负而又谄媚的傻瓜威廉·柯林斯遭到伊丽莎白拒绝后,她抓住机会,怂恿柯林斯向她求爱并迅速举行了婚礼,让众人大吃一惊。夏绿蒂自有打算:柯林斯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但他年纪轻轻已经当上了教士,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在不久的将来,还可以继承财产。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可能真的要做老处女了,日后难免忍饥挨冻。这就是“严格的,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是社会生活,而不是罗曼史”。^[8]

虽然大多数女性不得不为生计去结婚,富有的

爱玛·伍德豪斯对婚姻却不屑一顾:“女人通常都想结婚,我可没有这种想法……财产,我不需要;工作,我不需要;地位,我也不需要。”^[9]在她说完这段话不久,埃尔顿先生,一个无耻之徒,就在哈特菲尔德的财产与地位的鼓动下向爱玛求婚了……可见,有财产的女性也摆脱不了金钱婚姻的俗套,是“没有财产的男子的追求目标”。

在奥斯丁的笔下,有大批没有财产的男子,他们除了成天享乐以外,便是盘算某位女士的嫁妆,如费茨威廉上校(《傲慢与偏见》),伯爵的小儿子,没有继承权,倘若结婚,女方至少得带给他五万磅作陪嫁;而韦韩(《傲慢与偏见》),先是诱骗有三万磅嫁妆的乔治安娜·达西不成,又与丽迪雅·班纳特私奔,并趁机向达西敲诈了至少一万磅……

三 虚伪的金钱婚姻

关于资产阶级的婚姻,恩格斯曾说:“在每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伪善的精神,为了体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10]。这话值得细细品味。

“本阶级”,自然指相同的阶级,意味着拥有同一层次的文化教养。上等社会的这一婚姻规则,显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贵,并表明对下层社会庸俗言行的轻视。达西回避自己对伊丽莎白的爱,艾略特爵士反对安妮与文特渥斯上尉的婚姻,都运用了这一规则。上等社会的门第如此森严,可最后还是看到了“暴发户”的身影。威廉·卢卡斯爵士在麦里屯做生意发家,并获得“爵士”的称号。于是他放弃生意迁居乡下,在卢家庄以显要自居。这大概就是大多数商人的进化过程。金钱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文化教养不过是上等社会掩盖这一事实所用的外衣。

关于“自由选择”和“结婚基础”,这是需要过程的,于是很自然的产生了“相见,钟情,传情,求婚,订婚”这样罗曼蒂克的仪式。因为这种仪式,有财产的男士就是被追求的对象,也必须扮演追求者,而没有财产的女性明明紧紧追逐,也必须扮演被动的角色,夏绿蒂·卢卡斯与柯林斯的结合正是这一类的例子。在这个罗曼蒂克的结合仪式中,上等社会的优雅风度被发挥到了极致,让我们差点忘了这只是金钱婚姻的另一件外衣,只不过更加华丽而已。

这些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自然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怪诞的家庭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班纳

特先生年轻时经不起美貌的诱惑娶了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班纳特太太,深受折磨,为了“报复”,他十分乐意把班纳特太太作为挖苦打趣的笑料。伯特伦夫人毫无主见,任何事都要向伯特伦爵士讨教一番,于是伯特伦夫妇是最和平的夫妇。夏绿蒂当初风急火燎的找丈夫,她婚后生活的困扰偏偏在于有丈夫。为了让柯林斯离自己远一点,她想方设法的把他“关”在花园和书房里……

这种除了感情之外什么都不缺乏的家庭,夫妻之间没有理解,沟通,相伴数十年,还形同路人,他们更难以共同肩负支撑家庭的责任。像伯特伦夫人,在家庭中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以至于伯特伦爵士不得不承受一个吃不消的重担,结果他做出了轻率、错误的决定,使玛丽亚缔结了一桩不适合的婚事,后来与人私奔,颜面扫地。这一切足以说明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大厦是失衡的。

四 奥斯丁理想中的婚姻

道格拉斯·布什有这样一段关于奥斯丁的评论:

“奥斯丁显然不是一个叛逆者,但是作为一个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她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描绘了她所选择的那部分世界。与此同时,她像其他讽刺作家一样,目光过于敏锐,处世过于机智,因此不满足于现成世界,而且对于她那等级分明的社会中流行的许多态度见解加以幽默性的嘲讽或道德上的谴责。不过也始终有一些读者,象D·H·劳伦斯 and 哈罗德·尼克森这样截然不同的读者,到底没能理解她那戏剧性的和嘲讽式的表现手法(还有许多别的方面),以至称她为势利眼。”^[1]

往往人们因为奥斯丁描写金钱婚姻,就误解她赞同金钱婚姻,就同那些人一样的愚蠢。事实上,在《理智与情感》中,爱德华打动埃丽诺的不是遗产,而是他的品格;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赢得伊丽莎白的是年进一万磅的财产,而是他的风度;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爱德蒙吸引芬妮的不是他的丰富的收入,而是他的善良及对神的敬重……

奥斯丁是要通过她钟爱的女主人公们转告我们:在真情与品德的比较下,金钱显得是那么的猥琐。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她们也难免会受到金钱的困扰,但她们坚信真情,努力争取,最后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奥斯丁笔下的这一部分女主人公的婚姻一定是美满幸福的,因为在她们与恋人的交往中,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幸福婚姻所必需的因素——平等互助。在奥斯丁的笔下,相爱的人们通常呈现出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女性和男性一样能扮演导师的角色,这一关系事实上象征着平等与沟通。而这种“平等互助”的精神,它被奥斯丁塑造的另一位新型女性推向了高潮,并构建出奥斯丁理想中的完美婚姻模式。

克罗夫特夫人,一位海军少将的妻子,她在家中不是陪衬,也不处于从属地位。她勇敢的走进并参与社会生活,同她的丈夫一起分担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她婚后随丈夫登船,十几年如一日,陪伴丈夫经历了海上生活的风风雨雨。她不仅支持丈夫的事业,还积极参与和处理家中的重大事务。在她同丈夫一起参加租房谈判时,在谈判对手眼中,她是一位比将军本人还要精明的太太。在这样的婚姻中,妻子与丈夫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互相关爱,鼓励,他们的婚姻大厦更加稳固。

有人说,奥斯丁笔下的世界是狭小的,因为她的题材仅是婚姻,她的主人公仅是女性,但是,我认为奥斯丁笔下的世界是宏大的,因为她描写的婚姻折射着社会的本质,她刻画的女性寄托着她对其命运的探索。是在奥斯丁的引领下,我们才走进了淑女们幽闭雅致的生活,是在与这些女性亲切的交谈中,我们才体会到了她们的生活中被婚姻所迫的无奈,也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更深刻的认识到了上等社会的金钱本质,才听到了女性对平等、真情的呼唤。奥斯丁的伟大也许正在于此,她谦逊,绝不去描写超出她了解的东西,但她睿智,用有限的眼界发掘着深奥的世界!

注释及参考文献:

[1][2]朱虹.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

[3][英]伊安·瓦特.评《理智与感伤》[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59.

[4][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7.

[5][英]瓦尔特·司各特.一篇未署名的评论《爱玛》的文章[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1.

[6][英]瓦尔特·司各特.关于简·奥斯丁的书简[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

[7][美]道格拉斯·布什.简·奥斯丁笔下的英国[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67.

[8][英]列奥·基尔什鲍姆.《傲慢与偏见》的世界[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7.

[9][英]简·奥斯丁.爱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8-99.

[10][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前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

[11][美]道格拉斯·布什.简·奥斯丁笔下的英国[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68.

On Women and Marriage in Austin's Works

YANG Xiao-lian¹, LI Fang²

(1.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2.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British woman author Austin's life was short. She had only written six novels, whose themes were all about women's destiny. In terms of four aspects, the essay explains Austin's views on women's marriage: the marriage with a goal of getting married, the marriage with a purpose of getting property, the marriage based on money, idea marriage, etc. Austin's greatness lies in her using small subject about marriage to reflect grand world, because the marriage she depicted not only refracted the money essence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placed on her thinking of women's unequal position.

Key words: Austin; Upper Society; Women Marriage; Property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6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A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s of Song-Yuan Story-Telling Scripts on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LI Jun-fe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epitomizes the literary style of short story in China's ancient times. When creating this collection of tales, Pu Songling absorbed the factors of traditional poems and songs, historical biography literatur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etc. He also utilized patterns of popular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storytelling script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is article, from character image, plot and artistic form,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Song-Yuan Scripts on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and emphasizes that Pu Songling is the celebrated writer with opening and compatible sense.

Key words: Song-Yuan Story-Telling Script;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Influ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